

元朝與明初的海運

吳 緝 華

一、元朝海運的興亡

二、明初的海運

三、結 論

一、元朝海運的興亡

在十三世紀末年和十四世紀初年，中國海上曾有過大量的海運。那時的海運，祇是沿着中國大陸邊緣，不停的，把江南經濟重心徵來的糧餉，運到遼遠的北方去；藉此支持了一個強大帝國，這是元朝！

到了清朝修明史時，竟在河渠志裏說「海運始於元」。明史卷八十六河渠志四海運：

海運始於元。至元中，伯顏用朱清張瑄運糧輸京師，僅四萬餘石。

中國史上的海運，是否像明史所述始於元？我們對這段記載頗有懷疑。輟耕錄卷十一海運引唐杜甫的詩說：

漁陽豪俠地，擊鼓吹笙竽；雲帆轉遼海，粳稻來東吳。 出塞

幽燕盛用武，供給亦勞哉；吳門持粟帛，汎海凌蓬萊。 昔游

輟耕錄引杜甫這兩首詩的意思，在說明唐朝已有了海運。顧亭林在日知錄裏曾約略說出唐朝海運的概況。日知錄卷二十九：

唐時海運之事，不詳於史。蓋柳城陷沒之後，至開元之初，新立治所，乃轉東

南之粟以餉之耳。及其樹藝已成，則不復資於轉運；非若元時以此爲恒制也。

唐朝雖行了一個時期的海運，但不是大量在海上的航運。因唐朝政治重心在長安，已遠離經濟重心的江南，連繫這兩大重心的不是海運，而是一條人工所修成的運河。從運河上的航行，造成了唐朝大帝國。所以唐朝的海運祇是由南方供給北方一部分需要

罷了。丘濬在大學衍義補裏，又說海運在秦時已有了。大學衍義補卷三十四漕輓之宜下：

臣按海運之法，自秦已有之。而唐人亦轉東吳稷稻以給幽燕，然以給邊方之用而已。用之以足國，則始于元焉。

我們看他對秦時海運的解釋。大學衍義補卷三十三漕輓之宜上：

臣按前此未有漕運之名也，而飛輓始于秦。秦以欲攻匈奴之故，致負之粟，輸北河之倉，蓋由海道以入河也。海運在秦時已有之。

據杜甫誦海運的詩，和丘濬及顧亭林對海運的解釋來證明，明史言「海運始於元」，不能使我們相信！但海運到了元朝，已是格外發達，元朝的經濟命運在海運上，這是事實。

海運不是起於元而盛於元，已如上述。現在我們再看元朝海運盛況如何？以及元朝海運何以會這樣興盛？元朝末年海運又是如何衰亡的？這些問題，在這裏繼續加以討論。

元初的海運，元世祖自接受了丞相伯顏的計劃，在至元十九年（一二八二）纔開始命羅璧、朱清、張瑄造船海運京師。元史卷九三食貨志一海運：

元都于燕，去江南極遠，而百司庶府之繁，衛士編民之衆，無不仰給於江南。自丞相伯顏獻海運之言，而江南之糧分爲春夏二運。蓋至于京師者，一歲多至三百萬餘石。民無輓輸之勞，國有儲蓄之富，豈非一代之良法歟？……至元十九年，伯顏追憶海道載宋圖籍之事，以爲海運可行。於是請于朝廷，命上海總管羅璧朱清張瑄等造平底海船六十艘，運糧四萬六千餘石，從海道至京師。

元朝的京師都於燕，已遠離了經濟重心的江南，所以運輸工作是迫切需要的。元朝海運由羅璧朱清等自至元十九年起運，至元二十年（一二八三）達到直沽。這是元朝初次的海運，雖然僅是四萬六千餘石，不能不說這是元朝海運第一次的成功。因此又設立海運機構，專督海運。元史卷九三食貨志一海運：

是年（至正十九年）十二月立京畿江淮都漕運司二，仍各置分司，以督綱運。

……立萬戶府二，以朱清爲中萬戶，張瑄爲千戶，忙兀得爲萬戶府。……二十四年始立行泉府司專掌海運，增置萬戶府二，總爲四府。是年遂罷東平河運糧。二十五年內外分置漕運司二，其在外者，於河西務置司領，接運海道糧

事。二十八年又用朱清張瑄之請，併四府爲都漕運萬戶府二止令清瑄二人掌之，其屬有千戶百戶等官，分爲各翼以督歲運。

督海運的機構逐漸設立了，海運每年不斷的向北方航行，海運量從四萬六千餘石增至三百餘萬石，而達成元朝海運的空前數字。

元史食貨志海運載運糧的數字很詳細，我們舉出幾個時代的海運數字有顯著變化的做例。自元朝第一次海運四萬六千石成功後，接着便是至元二十一年（一二八四）海運「二十九萬五百石，至者二十七萬五千六百一十石」，二十一年運糧數字已比第一次多出六倍以上。到了至元二十七年（一二九〇）所運的糧，已是「一百五十九萬五千石，至者一百五十一萬三千八百五十六石」，這是元世祖時代海運的最高額。世祖時代過去，接着成宗時代也過去，到了武宗時代至大四年（一三一—），這時海運數字已是「二百八十七萬三千二百一十二石，至者二百七十七萬三千二百六十六石」，比起元初第一次海運，已多出六十三倍以上。武宗後，又經過仁宗、英宗、泰定帝，到了文宗時代天曆二年（一三二九），海運是「三百五十二萬二千一百六十三石，至者三百三十四萬三百六石」，這是元史食貨志載海運的最高額了；這時，也是元朝海運的極盛期。然而柯劭忞在新元史裏載海運的最高額，是元順帝至正元年（一三三五）運糧三百八十萬石。新元史卷七十五食貨志八海運：

元統以後，歲運之可考者，至正元年，益以江南之米通計所運得三百八十萬石。

新元史載海運的最高數字，比元史所載的最高額，多出二十七萬七千八百三十七石。海運發展到這時，可以說幾乎已近四百萬石了。元朝國用靠海運的力量，委實可觀！所以元史卷九十七食貨志五海運說：

元自世祖用伯顏之言，歲漕東南粟，由海道以給京師，始自至元二十年，至于天曆至順，由四萬石增至三百萬以上，其所以爲國用者大矣！

元朝海運雖然有了大成功，但海運在海上漂溺損失也是驚人的！（由此埋下明朝中葉後，反對海運的重要原因）柯劭忞對元朝海運的損失，曾加以批評。新元史食貨志五海運：

伯顏建海運之議，事便而費省。然卒有不虞，則舉千百人之命投於不測之淵，

非若近世舟航之利，可以保萬全，而無覆溺之患也。今考其事故，糧則一歲所損壞者，多至十餘萬石，少亦四五千石；其軍人水手之漂溺者可知矣。重利而輕民命，豈仁人之政哉！

元朝海運在進行中，不斷的損失，固然是一件慘事！如果我們用另一個觀點來看，海運的興盛，可以增進海上交通的發展，對於航海事業能有更深的認識，這些都是海運的價值。

關於當時海運的航路。元史卷九十三食貨志一海運：

初海運之道自平江劉家港入海，經揚州路通州海門縣黃連沙頭萬里長灘開洋沿山嶼而行，抵淮安路鹽城縣，歷西海州海寧府東海縣密州膠州界，放靈山洋投東北路，多淺沙，行月餘，始抵成山。計其水程，自上海至楊村馬頭，凡一萬三千三百五十里。

這是元朝初年所用的海道。到至元二十九年（一二九二），朱清等指出原來海道的險惡，又提議開海運新航道。這時距元朝第一次海運起運的至元十九年，已是十年了。

元史卷九十三食貨志一海運：

至元二十九年，朱清等言其路險惡，復開生道。自劉家港開洋至撐腳沙轉沙觜至三沙洋子江，過匾檐沙大洪又過萬里長灘放大洋至青水洋，又經黑水洋至成山過劉島至芝罘沙門二島，放萊州大洋抵界河口，其道差爲徑直。

至元二十九年朱清等開新航道後，元史接着說，明年又有千戶殷明略開新道。元史卷九十三食貨志一海運：

明年，千戶殷明略又開新道。從劉家港入海，至崇明州三沙，放洋向東行入黑水大洋，取成山轉西至劉家島，又至登州沙門島，於萊州大洋入界河。當舟行風信有時，自浙西至京師，不過旬日而已，視前二道爲最便云。

這裏說殷明略開新航道，是在至元二十九年朱清等開新航路的第二年。俞正燮在癸巳存稿裏又說殷明略開新道是至元三十年（一二九三），癸巳存稿卷八海運：

至元三十年，千戶殷明略開新道。

大元海運記載朱清開新路的明年，又經過一段航行後，因不便，殷明略纔開新路。大元海運記卷之下：

明年，又以糧船自劉家港開洋，過黃連沙轉西行駛至膠西投東北取成山，亦爲不便。繼委千戶殷明略踏開生路。

孫承澤在春明夢餘錄又說出殷明略開新路是在元順帝至正十三年(一三五四)。春明夢餘錄卷三十七海運：

至正十三年，千戶殷明略又開新道。

關於殷明略開新航路的年代，元史食貨志和癸巳存稿所載與大元海運記和春明夢餘錄有了出入。我們再看這幾條海道的價值，在明史裏的批評是這樣。明史食貨志四海運：

初海道萬三千餘里，最險惡。既而開生道，稍徑直。後殷明略又開新道，尤便。

我們認爲史籍所載海道開闢的年代，雖有不同，但他們所載的路程和價值，却是相同。由此我們可知當時的海運路程了。

現在我們要問，元朝海運這樣興盛！它的基礎建立在什麼上？上文述過元朝初次造船行海運者，是羅璧、朱清、張瑄，因此我們先要瞭解這三個人，纔能討論元朝海運建立的基礎。元史卷一百六十六羅璧傳：

羅璧字仲玉，鎮江人，父大義爲宋將。璧年十三而孤，長從朱禕孫入蜀，累官武翼大夫，利州西路馬步軍總管。禕孫利荆湖，璧從之至江陵，右丞阿里海牙領軍江陵，璧從禕孫降，授宣武將軍管軍千戶。……四年海盜屏絕，徙鎮上海督造舟六十艘，兩月而畢。至元十二年始運江南糧，而河運弗便。十九年用丞相伯顏言，初通海道漕運抵直沽，以達京城。立運糧萬戶三萬，以璧與朱清張瑄爲之。

羅璧是宋朝的舊軍人，降元後曾平過海盜，後徙鎮上海造船運糧，至元十二年（一二七五）即運江南糧，而河運不便，到十九年以朱清張瑄就海道運糧直沽，這是元朝海運初次的成功。海運的成功，朱清張瑄的力量着實不少。這裏，我們要注意目的是朱清張瑄二人！元史類編卷二十八羅璧傳附朱清張瑄傳：

朱清者，崇明海盜也。嘗爲富家傭，殺入亡命入海島，與嘉定張瑄乘舟抄掠近境。

廣輿圖卷之二：

朱清張瑄者，海上亡命也。久爲盜魁，出沒險阻，若風與鬼，劫略商販，人甚苦之。

輟耕錄卷五：

宋季年，羣亡賴子相聚乘舟，鈔掠海上，朱清張瑄最爲雄長，陰部曲曹伍之。當時海濱沙民富家以爲苦，崇明鎮特甚。清嘗傭楊氏，夜殺楊氏，盜妻子貨財去。若捕急，輒引舟東行，三日夜得沙門島；又東北過高句麗水口，見文登夷維諸山；又北見燕山與碣石，往來若風與鬼，影迹不可得。稍怠則復來，亡慮十五六返。私念南北海道，此固徑且不逢淺角識之。廷議兵方興，請事招懷，奏可，清瑄即日來，以吏部侍郎左遷七資最下一等授之。令部其徒屬，爲防海民義隸提刑節制水軍。江南既內附，二人者從宰相入見，授金符千戶。時方輓漕東南供京師，運河溢淺，不容大舟，不能百里五十里輒爲堰澮水，又絕江淮遡泗水，呂梁彭城古稱險處，會通河未鑿，東阿在平道中車運三百里，轉輸艱，而糜費重。二人者，建言海漕事，試之良便^{至元十九年也}。上方注意嚮之。初年不過百萬，後乃至三百萬石。

朱清張瑄是宋朝末年海上的大海盜，他們活動的範圍極其廣闊，在海上的威脅自然不少。到元朝世祖時代，用了招懷的政策，使他們歸附，因而變成海防一大勢力，這是元世祖和丞相伯顏的聰明。至元十九年，二人建言海運，自元初海運成功後，逐漸發達起來，而造成元朝海運空前的成功。現在對他們已有所瞭解，由此可知元朝海運的基礎，是從海盜朱清張瑄等手裏建立起來的。

元朝海運的基礎從海盜的手中建立而成，到了文宗天曆二年海運已達三百五十餘萬石，甚至於到了元順帝至正元年，竟有三百八十餘萬石。然而到順帝至正的晚年，海運突然從最高的數字跌落下來，這是元朝大不幸的預兆。這時又有一些新的海盜勢力起來，而影響了海運。至正八年（一三四八），如浙東鹽販子方國珍行盜於海上。明史卷一百二十三方國珍傳：

方國珍……以販鹽浮海爲業。元至正八年，有蔡亂頭者，行剽海上，有司發兵捕之。國珍怨家告其通寇，國珍殺恐家，遂與兄國璋弟國瑛國珉亡入海，聚衆數千人，劫運艘，梗海道。

至正十三年(一三五三)，浙西鹽販子張士誠的起兵。明史卷一百二十三張士誠傳：

張士誠……有弟三人，竝以操舟運鹽爲業。緣私作姦利頗輕財好施，得羣輩心。常鬻鹽諸富家，富家多陵侮之，或負其直而不酬；而弓手邱義尤窘辱士誠甚，士誠忿即帥諸弟及壯士李伯昇等十八人殺義，並滅諸富家縱火焚其居，入旁郡場招少年起兵。鹽丁方苦重役，遂共推爲主，陷泰州高郵守李齊諡降之，後叛殺行省參政趙璉，並陷興化結廬德勝湖，有衆萬餘。元以萬戶告身招之不受，給殺李齊，襲據高郵自稱誠王，僭號大周，建元天祐，是歲至正十三年也。

元順帝時代，與元朝對立新興的勢力又起，鹽販子方國珍行劫於海上，張士誠起兵盤踞了江南富饒之地，委實給元朝的打擊不少。這時的元朝，自然也不斷的出兵討伐，終於不能把他們澈底的擊敗。最後元朝還是用了招懷的政策，使他們歸附。明史方國珍傳：

元復以海道漕運萬戶招之，乃受官，尋進行省參政。……元既失江淮，資國珍舟以通海運，重以官爵羈縻之。

明史張士誠傳：

士誠遂決計請降，江浙右丞相達識帖睦迺爲言於朝，授士誠太尉官，其將吏有差……士誠雖去僞號，擅甲兵土地如故。達識帖睦迺在杭與楊完有隙，陰召士誠兵，士誠遣史文炳襲殺完者，遂有杭州。順帝遣使徵糧賜之龍衣御酒，士誠自海道輸糧十一萬石於大都，歲以爲常。

元朝雖用了招懷政策使方國珍和張士誠歸附，因時代的不同，方國珍和張士誠的歸附與元初朱清張瑄的歸附却不同了。他們依然有獨立的勢力，無時不在爲爭取自己的勢力做打算，因此元朝已失去控制江南富饒之地和海上的力量了！

雖然元朝還可以從方國珍和張士誠的手中徵去糧餉，也祇是極少數的十餘萬石。

新元史食貨志海運又說：

(至正)十九年，遣兵部尙書伯顏帖木兒、戶部尙書齊履亨徵海運於江浙行省。命張士誠輸米，方國珍具舟，運米十有一萬石至京師。二十年又遣戶部尙書王宗禮等至江浙，二十一年運米如十九年之數。九月又遣兵部尙書徹徹不花、侍

郎韓旗往徵海運，二十二年運米十三萬石。是年遣部尙書脫脫察兒、兵部尙書木兒至江浙，二十三年又運米十三萬石。

由順帝至正十九年(一三五九)起，到二十三年(一三六三)，元朝從方國珍張士誠手中徵去的糧，每年都是十餘萬石，比起順帝至正元年海運三百八十餘萬石，相差已是驚人的數字了。元朝把十餘萬石的糧，又看得異常重要，每年都遣朝廷的重臣到方國珍張士誠這裏來徵求。這十餘萬石的糧，又如何來支持元朝末年戰亂的大帝國呢？這時元朝的經濟已是極困窘了！

元末政治已走上衰落的路，天下戰亂，羣雄蜂起；當時除方國珍張士誠外，布販子徐壽輝在江西起兵，卜士的兒子郭子興起兵於淮南，白蓮會的韓林兒稱帝於河南。在這些人中，要算皇覺寺的和尚朱元璋，和沔陽的漁夫陳友諒勢力最爲雄厚。他們一面向元朝進攻，一面彼此間又打着激烈的血戰。那時朱元璋得到最後的勝利；當朱元璋奪取金陵後，在江南的方國珍和張士誠爲了保持個人的勢力，必須要傾全力和朱元璋搏鬥！因此元朝的海運完全走上末路。新元史食貨志海運：

(二十三年)九月又遣戶部侍郎博羅帖木兒監丞賽因不花徵海運於張士誠，士誠託辭拒之，海運遂止於是歲云。

至正二十三年的九月，張士誠拒絕海運，這時他們正與朱元璋決戰的時候。二十七年(一三六七)張士誠戰敗自縊死，方國珍遁海上，後來乞降。從此元朝再也不能夢想從張士誠方國珍的手裏徵去一粒糧了。張士誠與方國珍平定後，朱元璋在金陵即了皇帝位，是爲明朝開國太祖皇帝。江南富饒之地，又盡歸明太祖朱元璋之手了。

我們看，元朝的海運所以會這樣興盛，它的基礎是建立在朱清張瑄等海盜的身上；到了末年，我們至少站在元朝的時代可以這樣說，新的海盜勢力又起，元朝江南的經濟重心和海上的勢力，又落到方國珍張士誠之手，而又從他們的手中失掉了，甚至於影響到元朝的亡國！

二、明初的海運

明太祖朱元璋在金陵即了皇帝位，這是元順帝至正二十七年的事。至正二十八年(一三六八)，是明太祖洪武元年，而元順帝依然住在燕京城裏做皇帝。但元末起義的

羣雄經十餘年的搏鬥，逐漸被明太祖平定。這時，橫在太祖面前最重要的事，是大規模北征元朝了！北征的大軍和元軍打着激烈的血戰時，各地軍糧的輸送便是一件大事；因軍餉的接濟，是軍事成功的重要條件。我們從明史食貨志可以見到當時爲了戰爭以及後來各地轉輸的情況。明史卷七十九食貨志三漕運：

洪武元年北伐，命浙江江西及蘇州等九府，運糧三百萬石於汴梁。已而大將軍徐達令忻惇代堅臺五州運糧大同。中書省符下山東行省募水工發萊州洋海倉餉永平衛，其後海運餉北平遼東爲定制。其西北邊則浚開封漕餉陝西，自陝西轉餉寧夏河州。其西南令川貴納米中鹽以省遠運，於時各路皆就近輸，得利便矣。

這一個大規模糧餉的轉輸，全國各地都動員了。但明太祖定了天下後，戰爭也漸漸停止了；國都又正式建在金陵，政治重心就是經濟重心，糧餉可以直接從長江、浙河、淮河等抵達金陵，不像唐、宋、元各朝政治重心遠離經濟的集中地，都要有大量的轉運。因此明初省去了許多南北轉輸的麻煩。當時惟有北方邊疆上的軍事不能鬆弛，海運餉北邊依然不能停止，因此明史食貨志載「其後海運餉北平遼東爲定制」。我們看明初太祖洪武時，南北海運不停的在海上航行，一直到太祖洪武三十年（一三九七）罷海運止，曾沒有間斷過。這是明朝「海陸兼運」前，以及永樂十三年（一四一五）行河運前，所行的海運時期，因此我們可以稱它爲明初的海運。

明初的海運，在明史河渠志海運裏，祇有二百多字的敘述，過於簡略，現在我們根據史籍加以考證。首先請看明初海運的開始和海運的地區。洪武元年（一三六八）二月，明實錄太祖洪武實錄卷二十六：

詔御史大夫湯和還明州造海舟，漕運北征軍餉。

明史卷一百二十六湯和傳：

大軍方北伐，命造舟明州，運糧直沽；海多颶風，輸鎮江而還。

由此可知明初海運，是在洪武元年大軍北征時，湯和卽造船北運軍餉，這次航運預計的目的地是直沽，因颶風而轉送於鎮江，這是明初第一次的海運。到了洪武三年（一三七〇）正月，召水工運萊州洋海倉餉永平衛。明實錄太祖洪武實錄卷四十八：

命中書省符下山東行省，招募水工于萊州洋海倉運糧以餉永平衛。時永平軍儲

所用數多道途勞于輓運，故有是命。

這裏所載運糧永平衛，和上文引明史食貨志漕運「發萊州洋海倉餉永平衛」是一回事。永平是在山海關內，北直隸省東北角上的地方；因軍事的需要，海運已到了這裏。洪武五年（一三七二）正月又有吳禎運糧遼東。明實錄太祖洪武實錄卷七十一：

僉靖海侯吳禎率舟師運糧遼東，以給軍餉。

洪武六年（一三七三）三月又海運定遼，明實錄太祖洪武實錄卷八十：

命德慶侯廖永忠督運定遼糧儲，仍以戰衣鞍各二萬五千給其軍。

洪武六年四月又運糧定遼和北平，明實錄太祖洪武實錄卷八十一：

詔以蘇州府糧十二萬石，由海道運赴定遼，十萬石運赴北平。以時方用兵遼左及迤北故也。

我們據上文的引證，知明初南北海運，因軍事上的需要所達到的地區，要算北平、永平、遼東及遼東的定遼等地。所以明史食貨志漕運載「發萊州洋海倉餉永平衛，其後海運餉北平遼東爲定制」，是可相信的。然而名山藏漕運記說：

高帝始有天下，用海運顧以給遼左一方而已。

名山藏說明初海運的地區，祇是「遼左一方」，而未述及北平及永平，却與上文的引證有了大差異。在這裏，我們對名山藏的記載應加以懷疑。

我們對明初海運的地區，已略知梗概。關於明初海運糧餉的數量，除了上文引明實錄所載洪武六年四月運糧十二萬石分送定遼北平外，我們再從史籍中，舉幾個海運糧餉的數字來看。皇明泳化類編卷九六漕河：

洪武二年己酉，令戶部於蘇州府太倉糧儲三十萬石，以備海運，供給遼東。

皇明泳化類編述儲糧三十萬石，而皇明世法錄卷五四漕政說：「洪武二年令戶部於蘇州太倉儲糧二十萬石，以備海運，供給遼東」。又據通漕類編及明會要所載儲糧數字都和皇明世法錄同。再看大明會典卷二十八會計四邊糧所載「三十萬石」，與皇明泳化類編相同。但我們知道元朝海運，一年中最多量是三百八十餘萬石，後來明朝行大量河運，每年以四百萬石爲定制。因此我們對「二十萬石」的數字頗有懷疑；所以在這裏我們姑且引皇明泳化類編原文做例。再請看洪武年間其他幾次運糧數字。皇明世法錄漕政：

五年，命海運以餉遼，歲七十萬石。

皇明泳化類編漕河：

十三年庚申，海運糧七十萬石於遼東。

二十二年壬申，令海運蘇州太倉糧米六十萬石，以給遼東官軍。

大明會典會計四邊糧：

二十五年，令海運蘇州太倉米六十萬石，供給遼東官軍，下同。

國朝憲章類編卷十九漕運：

(二十九年)夏四月，中軍都督僉事朱信言：「比歲海運遼東糧六十萬石，今海舟既多，宜增其數」。上命增十萬石以萬州府嘉定縣糧米輸於太倉，俾轉運之。

皇明泳化類編漕河：

三十年丁丑，海運七十萬石於遼東。

名山藏漕運記又述明初海運遼東糧餉的數字是：

其時(明初)致七十五萬石。

由上文所見明初海運糧餉的數字，最多是七十五萬石，從未超出一百萬石。以元朝與明初運糧數字來比，已有了大差別。其重要的原因是元朝與明初北方的需要不同，明初海運僅支持了北平、永平、遼東等地軍事上的需要罷了。

明初的海運，每年幾乎以七十餘萬石的糧餉，不停的運到北方去，在這裏我們要問，那時，海上是否是安寧的？明初海運的基礎是怎樣建立的？這些問題，我們也要加以討論。

明史的食貨志漕運及河渠志海運，雖把明初海運敘述了，但沒有說到海運被海上的不安所擾亂。我們知道當明太祖在江南曾把方國珍張士誠平定後，他們的餘黨流竄海島上，勾結倭寇沿海掠奪，是事實。明史卷九十一兵志三海防：

時國珍及張士誠餘衆多竄島嶼間，勾倭爲寇。

我們認爲從明初督海運官員們的事跡中，可窺見明初海上的不安，以及明初海運的基礎是怎樣建立的。我們看洪武元年第一次督海運的湯和。明史湯和傳：

湯和字鼎臣，濠人，與太祖同里……從大軍伐士誠，克太湖水寨，下吳江州圍平江戰於閶門，飛礮傷左臂，召還應天；創愈，復往攻克之，論功賜金帛。初建御史臺，以和爲左御史大夫兼太子諭德。尋拜征南將軍，與副將軍吳禎帥堂

州長興江陰諸軍討方國珍，渡曹娥江下餘姚上虞取慶元，國珍走入海，追擊敗之，獲其大帥二人，海舟二十五艘，斬馘無算；還定諸屬城，遣使招國珍，國珍詣軍門降，得卒二萬四千，海舟四百餘艘，浙東悉定。

湯和是太祖同里人，太祖起兵時，即隨從轉戰各地。在開國初年曾拜為征南將軍，與副將軍吳禎等討平元末握海運勢力的方國珍。太祖即皇帝位後被封為「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中山侯」，他是一位英勇的武將。討平方國珍的副將軍吳禎，也曾督過海運，又是一位征倭寇的名將。明史卷一百三十一吳禎傳：

七年海上有警，復充總兵官同都督僉事於顯總江陰四衛舟師出捕倭。至琉球大洋，獲其兵船獻俘京師。自是常往來海道總理軍務，數年海上無寇。

弇山堂別集總督漕運兼巡撫鳳陽等處都御史年表說，靖海侯吳禎死去後，督海運的便是朱壽張赫。弇山堂別集卷六十一卿二表：

太祖有天下，漕東南粟於海，以營遼東。五年屬靖海侯吳禎，卒後，乃遣都督朱壽張赫領之。

從吳禎到朱壽中間，自然還有其他督運者，而弇山堂別集未載。如上文引洪武六年三月明實錄載廖永忠督運之事，他是在吳禎洪武五年督運以後，朱壽督運之前。現在我們再看廖永忠的事跡。明史卷一百二十九廖永忠傳：

張士誠遣舟師薄海安，太祖令永忠還兵水寨禦之。達遂克淮東諸郡，從伐士誠取德清進克平江。拜中書平章政事，尋充征南副將軍，帥舟師自海道會湯和討降方國珍，進克福州。洪武元年兼同知詹事院事，略定閩中諸郡至延平，破陳友定，尋拜征南將軍，以朱亮祖為副，由海道取廣東。……六年督舟師出海捕倭。

廖永忠是跟太祖打天下的名將，他曾參加平定張士誠和方國珍的戰役。洪武六年又曾出海捕倭寇。當時又有一位因戰功封為滎陽侯的鄭遇春，也曾督海運遼東。明史卷一百三十一鄭遇春傳：

洪武三年進同知大都督府事，封滎陽侯，歲祿九百石予世卷。明年命駐臨濠開行大都督府坐累奪爵，尋復之。復守朔州，從傅友德平雲南，帥楊文等經略城

池屯堡。還京，督金吾諸衛造海船百八十艘運餉遼東。

但明初督海運時間較長的，要算朱壽和張赫，他們因往來海上航運有功，皆封爲侯。

洪武二十年(一三八七)十月，明實錄太祖洪武實錄卷一百八十六：

封後軍都督府都督僉事朱壽爲舳艫侯，右軍都督府都督僉事張赫爲航海侯。賜誥券，其誥文略曰：「咨爾壽，從朕開國多著勳勞，今已年高屢陟風濤之險，服勤漕運以給遼海之軍，旣懋厥功，必加崇勸。今特爾壽爲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治國舳艫侯，食祿二千石，延於子孫世襲封爵，用報爾功，爾其敬哉」。赫誥文與壽同。

明史卷一百三十二藍玉傳附朱壽傳：

朱壽未詳何許人，以萬戶從渡下江東郡邑，進總管；收常嫖克武昌，平蘇湖轉戰南北，積功爲橫海衛指揮，進督僉事，與張赫督漕運有功，洪武二十年封舳艫侯，祿二千石。

封爲舳艫侯的朱壽，也是跟太祖打天下轉戰南北的名將，是無可疑義的。我們再看因海運有功封爲航海侯的張赫，他在洪武二十一年(一三八八)九月的一次督海運遼東，曾率官軍八萬二千餘人出海。國朝憲章類編漕運：

洪武二十一年九月，航海侯張赫督江陰等衛官軍八萬二千餘人出海運糧，還自遼東。

督海運的張赫，又是征討倭寇的能將，曾把倭寇擊破於琉球大洋。明史卷一百三十張赫傳：

洪武元年，擢福州衛指揮副使進本衛同知，復命署都指揮司事。是時倭寇出沒海島中，乘間輒傳岸剽掠沿海，居民患苦之。帝數遣使齎詔書諭日本國王，又絕日本貢使，然竟不得倭人要領。赫在海上久，所捕倭不可勝計；最後追寇至琉球大洋與戰，禽其魁十八人，斬首數十級，獲倭船十餘艘，收弓刀器械無算。帝偉赫功，命掌都指揮印，尋調興化衛，召還擢大都督府僉事。會遼東漕運艱，軍食後期，帝深以爲慮，以赫習海道，命督海運事，久之，封航海侯，子世券。前後往來遼東十二年，凡督十運，勞勩備至，軍中賴以無乏。

太祖見到張赫在海上征討倭寇多年，因爲他習海道，而命他督運遼東。前後往來雖有

十二年之久，督運十次之多，然而在洪武晚年，督運者，又有都督僉事朱信宣信出現。洪武二十七年（一三九四）二月，明實錄太祖洪武實錄卷二三一：

命江陰衛指揮僉事朱信等，率軍士運糧往遼東。

洪武二十八年（一三九五）三月，明實錄太祖洪武實錄卷二三七：

制諭中軍都督僉事朱信充總兵官，前軍都督僉事宣信充副總兵，率舟師運糧赴遼東，其海運大小官軍悉聽節制。

洪武二十九年（一三九六）三月，明實錄太祖洪武實錄卷二四五：

命中軍都督府都督僉事朱信，前軍都督府都督僉事宣信，總神策橫海蘇州太倉等四十衛，將士八萬餘人，由海道運糧至遼東，以給軍餉。凡賜鈔二十九萬九千九百二十錠。

中軍都督府都督僉事朱信，和前軍都督府都督僉事宣信，自然也是武將。他們在洪武二十九年出海，依然率了將士八萬餘人。他們在這次督海運後，過了一年，到洪武三十年（一三九七）十月，太祖便下令廢止了海運。所以由以上的引證，明初督海運的官員，如湯和、吳禎、廖永忠、鄭遇春、朱壽、張赫、朱信、宣信等人，個個都是武將；他們又多是征伐倭寇的能將。在這裏，我們可以肯定的說，明初海運的基礎是建立在武將的身上！

明初海運的基礎所以建立在武將身上，因明初海運完全是爲了軍事上糧餉的需要；同時還有一個大原因，明初海上是不安寧的。我們知道元朝晚年海運的命運，是握在方國珍張士誠的手裏。當湯和吳禎等把他們平定後，張士誠自殺，方國珍投降，明太祖並沒有因循元朝的做風，把海運交於方國珍等手裏；相反的，他們的餘黨在海上勾結倭寇爲患，所以明初針對着倭寇的侵犯，曾加以討伐，討伐倭寇的將軍都知道，因此督海運的將軍，大半是征討倭寇的名將。

明初海運在與倭寇的戰亂下，由武將不停的督運北上。倭寇在沿海的掠奪，祇是掠奪，因明太祖平定天下後，軍事的勢力雄厚，已足以控制了這海上的不安，所以倭寇的掠奪，並沒阻止了明初的海運。更顯明的例子，到了洪武晚年，沿海倭寇已被太祖的武將摧毀，倭寇消聲歛跡，海上是相安無事了。明史卷九十一兵志海防：

五年，命浙江福建造海舟防倭。明年從德慶侯廖永忠言，命廣洋江陰橫海水軍

四衛增置多櫓快船，無事則巡徼，遇寇以火船薄戰快船逐之。……十七年命信國公湯和巡視海上，築山東江南北浙東西沿海諸城。……二十年，又命和行視閩粵築城增兵。……二十三年，從衛卒陳仁言，造蘇州太倉衛海舟，旋令濱海衛所每百戶及巡檢司皆置船二，巡海上盜賊；後從山東都司周彥言，建五總寨於寧海衛，與萊州衛八總寨，共轄小寨四十八；已復命重臣勳戚魏國公徐輝祖等分巡沿海；帝素厭日本詭譎，絕其貢使，故終洪武建文世不爲患。

明初海上的倭寇，被明太祖有計劃的討伐後，終洪武建文時，竟沒有掠奪了。但明初海運，到洪武三十年明太祖却下令廢止了。明初海運的廢止，我們可以大膽的說，絕不是因倭寇爲患而廢止了。

明太祖何以會下令廢止海運？我們認爲最重要的原因是太祖見到海運有漂沒溺死的損害，因而加緊推行屯田政策，後來屯田成功了，纔廢止海運。現在我們看當時海上漂沒溺死的事實。洪武七年(一三七四)六月，明實錄太祖洪武實錄卷九十：

初定遼衛都指揮使馬雲等運糧一萬二千四百石，出海值暴風，覆四十餘舟，漂米四千七百餘石，溺死官軍七百一十七人，馬四十餘疋。上聞之惻然！命有司厚恤死者之家。

海運的漂沒與溺死，實在使明太祖的內心不能忍受，於是加緊實行屯田政策。洪武十五年(一三八二)五月，明實錄太祖洪武實錄卷一四五：

士卒饋運渡海有溺死者，上聞之，命羣臣議屯田之法。諭之曰：「昔遼左之地在元爲富庶，至朕卽位之二年，元臣來歸因時任之。其時有勸復立遼陽行省者，朕以其地早寒，土曠人稀，不欲建置勞民，但立衛以兵戍之。其糧餉歲輸海上，每聞一夫有航海之行，家人懷訣別之意。然事非獲已憂在朕心至其復命士卒無虞，心方釋；然近聞有溺死者，朕終夕不寐，爾等其議屯田之法，以圖長久之利」。

明史卷七十七食貨志一屯田：

又因海運餉遼有溺死者，遂益講屯政；天下衛所州縣軍民皆事墾闢矣。

屯田政策雖在加緊實施，然而一時不能見到大的成效，一直到洪武晚年，遼東的屯田有了燦爛成就，當地由屯田的收成可以自給自足，明太祖纔下令廢止海運。洪武三十

年（一三九七）十月，明實錄太祖洪武實錄卷二百五十五：

上諭戶部臣曰：「遼東海運連歲不絕，近聞彼處軍餉頗有贏餘，今後不須轉運，止令。本處軍人屯田自給，其三十一年海運糧米可於太倉鎮海蘇州三衛倉收貯」。仍令左軍都督府移文遼東都司知之。其沙嶺糧儲發軍護守次第運至遼東城中海州衛倉儲之。

明太祖初年因軍事需要所行的海運，到洪武晚年逐漸由自耕自給的屯田代替了；也是明初經過開國的戰亂後，國家漸漸走上安定的階段。我們不論這個時期如何的短暫，甚至於到建文時代燕王喊着「靖難」的口號打進南京，一切又有了新的轉變！但我們不得不承認，這是明朝開國後的一個休養生息時期，明初武將所領導供給軍事需要的海運，也不必有了。

三、結 論

在中國史上，因時代的不同，往往軍事重心、政治重心、經濟重心不能集中在一起；連繫這幾個分散的重心，完全靠着轉運的工作。轉運的方式又因時代的不同，也有了不同的變化，如陸運、河運、海運等；由於這些連繫的成功，有時竟造成某個時代的強大帝國。唐宋時代的強大是因運河航運的成功，到了元朝大量南北轉運的工作異於唐宋而是在海上。固然海運的開始不是起於元朝，但海運的興盛却在元朝；元朝的海運，在當時算是空前的發達，海運的往來，委實支持了元朝的強盛。元朝過去，是朱元璋所建立的明朝，明朝初年依然行着海運，明初海運又支持了當時北方軍事的需要，這些都是轉運工作的成功！

因為元朝與明初都是行着海運，所以皇明世法錄卷五四漕政說：「國初海運，因元之故」。元朝與明初誠然都是行海運，我們認為明初的海運和元朝的海運確有了大差異。如元世祖成功後，國都建於北方的燕京，當時的經濟重心早已移於江南，元朝憑着海上大量的轉運來維持了這個大帝國的政治重心，因為需要的多，元朝每年海運的最高額竟達三百八十餘萬石。到了明初，明太祖平定天下後，把政治的重心建立在經濟重心集中地的金陵，糧餉的供應，從長江、浙河、淮河等流可以直接抵達金陵，因此在轉運的連繫上，省去許多麻煩。然而明朝的軍事重心是在北方，明太祖在北征

元朝時，以及鎮守北方邊緣上軍隊的糧餉，就海運所能達到的地區，如北平、永平、遼東是靠海運的接濟，因此明初海運僅是供應了北方幾個軍事地區的需要，每年中最多的運輸量，祇有七十餘萬石。這是明初與元朝海運供應的地域不同，因而運輸量也有了多寡的差別。

元朝海運因政治重心的需要多，運輸量幾乎已近四百萬石，而元朝海運所以空前的興盛，它的基礎是建立在海盜的身上。當時宋末海盜朱清張瑄的勢力異常雄厚，元世祖用招懷的政策使他們歸附，因此變成元朝海防一大勢力，又利用他們做督運的工作，藉此造成元朝海運燦爛的結果。這與明初海運基礎是不同的。

到了元朝順帝時代，海運又衰亡在新起的海盜手裏。如元末鹽販子方國珍掠奪於海上，和操舟運鹽的張士誠突起，江南的經濟重心和海上，完全落在他們勢力範圍之內了。元朝又用了招懷的政策使他們歸附，然而他們的歸附絕不像元初朱清張瑄的歸附；他們無時不在為爭取自己的勢力而努力，他們對元朝的歸附，竟是一時的應付罷了。如順帝至正十九年到二十三年，從方國珍張士誠手中討去的糧，每年祇是十餘萬石，比起海運最盛時一年三百八十餘萬石，相差已是驚人的數字了；到至正二十三年後，方國珍張士誠在江南與明太祖打着激烈的血戰時，方國珍張士誠已斷絕供給元朝的糧餉，元朝海運從此完全停止。因而影響到元朝亡國。

明初海運建立的基礎和海運的停止與元朝截然不同，明初海運絕不像元朝的海運起於海盜又亡於海盜。明太祖在開國時把控制元朝末年海運的方國珍張士誠平定，明太祖並沒因循元朝政策，把海運再交到他們手裏。相反的，明太祖把海運的工作建立在征討海盜和倭寇的武將身上，明太祖這些武將，如湯和、吳禎、廖永忠、鄭遇春、朱壽、張赫、朱信、宣信等人，都是明初督海運的主要人物。

張士誠和方國珍的結局，一是自殺，一是投降，他們的餘黨流竄海島上，又勾結倭寇沿海掠奪。海盜與倭寇雖然猖獗於海上，明初海運不像元朝海運是亡於海盜之手，因為明太祖平定天下後，軍事上的勢力足以控制了這海上的不安，甚至於到了明太祖的晚年，海上的倭寇已被武將摧毀，洪武的末年和建文時代，海上竟沒有掠奪了。明初海運的停止，因明太祖見到海運漂沒溺死的損害，便加緊實行屯田政策，到了洪武末年遼東地區的軍餉可由屯田的成功來代替，所以洪武三十年明太祖竟下令廢止了

海運。元朝和明初海運的廢止原因又是不同。

元朝與明初南北的輸送雖然都是海運，但以實際的情況來看，這兩個時代的海運，却是完全不同的。

這篇文章的寫成，承勞貞一師的啓示，貞一師又賜閱一過，有所指正。

寫成後，又請教陳槃庵先生，槃庵先生予以斧正，並以癸巳存稿載元朝海運材料見贈。在刊印之前，又有機會蒙全漢昇先生賜閱和指正，獲益良多。在這裏，謹他們致虔誠的謝忱！